

强军文化论

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,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,毛泽东发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《讲话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,对此后中国的文艺创作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特别是,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,一大批经典军事文艺作

品竞相涌现,为激励官兵从军报国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今天重温《讲话》精神,为我们深化对军事文化的认识,更加有效地打造强军文化等问题,有着丰富启示。——编者

“文化军队”的冲锋

■伍正华

一个民族,总有自己的精神记忆;一支军队,总有自己的精神高地。民族的复兴,离不开文化的复兴;军队的强大,很重要的精神是精神的强大。

回望90余年的壮丽征程,先进军事文化如熊熊火把,照耀着人民军队前行的道路;如冲锋号角,沸腾着三军将士的满腔热血;如倚天长剑,宣示着人民子弟兵的赤胆忠诚。

(一)从峥嵘岁月走来的“文化军队”

1929年12月,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《古田会议决议》,如此痛心地描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——

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,有些只有一个,有些只有一个,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;

宣传员成分太差,俘虏兵也有,火夫马夫也有,吃鸡片的也有,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……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;

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,“闲杂人”“卖假膏药的”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……

一支不重视文化的军队能打仗吗?红军的困难仅仅是为了打仗吗?这两个“?”的拉直,使得文化一下子跳出一般工作的层面,而被赋予理论高度和政治品格。

恩格斯说:“文化上的每一进步,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。”一支军队一旦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,便拿到了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金钥匙。

有感于此,1942年5月,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,毛泽东曾诙谐地说:“我们有两个宣传队,一支是朱总司令的,一支是‘鲁总司令’的,即‘手里拿枪的军队’和‘文化的军队’。而文化军队是‘团结自己、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’。”

于是,我们不难理解,红军走到哪里,哪里就有墙头诗、宣传画、革命标语;哪里建立了革命政权,哪里就有红军宣讲革命理论、上演活报剧。

于是,我们不难理解,那些拿惯了锄头打靶的手,为什么也能写出动人的诗行;为什么那些穿着打补丁衣服的人,能够在黄土高坡上演出感天动地的民族交响;那些窑洞里或明或暗的煤油灯下,为什么也会催生一部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。

于是,我们不仅记住了那些枪声地

声,同时也记住了在炮火纷飞中铿锵有力的歌声。“文化军队”的一次次冲锋,催生一大批文化经典,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深远影响。

(二)文化疆土同样必须捍卫

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,毛泽东指出,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“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,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,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,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,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”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,一个时代的文化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。然而,正如一个国家的疆土需要永远捍卫,一个民族的文化疆土同样必须捍卫。

今天,经济的全球化催生并加剧了文化的全球化,而文化的无国界流动,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。面对强势文化流水式的侵蚀,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,将越来越难以抵挡,越来越难以保持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立性。

当今世界,意识形态竞争非但没有淡化,而且以新的形式在加剧。文化的倾销与反倾销,价值观的扩张与反扩张,正在由社会文化领域转移到军事文化领域,军队已经成为“打开意识形态缺口”的重点。“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,就怕中国军队‘毛泽东化’。”这是少数西方敌对势力的深层焦虑。

何谓“毛泽东化”?有军事专家精辟概括:“变不了,跑不了,摸不了。”

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,就有什么样的文化选择。我军的先进军事文化之所以能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,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不竭源泉,成为全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。

这一点,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。

(三)军队不生产谷物,但生产安全

马克思说,军队不生产谷物,但生产安全。若从精神文化层面讲,只有时刻感到自身“不安全”的军队和军人,才能生产出最安全的安全。

从造字的“止戈”为“武”,到管子的“举之必义”;从老子的“不以兵强天下”,到墨子的“兼爱”“非攻”;从孔子的“救世”“慎战”“仁战”,再到孙子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,不论是战之目的,还是战之谋略,中国军事文化多以“仁”为本,以“和”为贵。

1972年,83岁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

尔德·汤因比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,有一次对谈。池田大作直截了当地问:“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,中国也许会统治世界而使其殖民化。”汤因比回答说:“实际上,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,中国是从来不发制人的。近代以来,鸦片战争、中日战争、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,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。”

这种以“自卫”为内核的防御思维,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精髓,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最宝贵的财富。然而,它也容易削弱军队的“不安全感”,消解军人的“敌情”观念。

著名军事家约米尼说:“一个国家,不管它的政府采取什么形式,为了避免受到子孙的谴责和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起见,提倡尚武精神,尊重军事职业,实在是一种明智的政策。”

中国暂无战事,世界仍不太平。

(四)精神文化的“剪刀差”,比武器装备的“剪刀差”更可怕

回望历史,哪一次军事变革的风雨交加,不伴随思想观念的电闪雷鸣;哪一次先进军事思想的抽芽吐绿,离得开军事文化的无声滋养。

信息时代,抛弃旧知识与学习新知识同等重要,而否定旧观念比树立新观念更难。囿于经验的羁绊、思维的禁锢、视野的狭隘,以及时代的局限,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睹先进战事理念如流星划破夜空的绚烂,感知它如闪电劈开顽石的威力。

晚清70年间,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的军事变革浪潮,出现过四批军事改革者,却无一例外地折戟沉沙。当权者的思想麻木和观念守旧难辞其咎。

精神文化的“剪刀差”,比武器装备的“剪刀差”更可怕。美国陆军前参谋长新关上将曾对中校、上校们说,你们将领导指挥20年后的陆军,你们自己要考虑怎样变革,更要鼓励和支持下级军官去寻找未来陆军的方向。

一个崛起大国的军事战略设计,放眼的恐怕不是20年,而是50年、100年,甚至更远。可以断言,未来战争条件下,抹掉了“信息化”三个字,任何军事文化都将与“先进”无缘。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,可能不是隐藏在丛林下的枪口,而是电脑屏幕后那一张张智慧的脸和一双双灵巧的手。翻看世界各国的军事战略蓝图,信

息能力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军队的“第一战斗力”,信息素养则不可替代地成为军人的“第一素养”。据悉,美军不断提高指挥机构科技人员的比例,日本则视技术力量为“最大的威慑力量”。

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,世界各国兴起一股“孙子热”。西方向东方取经谋略,东方又向西方学习什么?据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统计,从先秦至今,中国存世兵书2308部,但论述兵器的只有《火龙神器阵法》等为数不多的论著,所占比例不到1%。

透过自身的短板,常常可以窥见自身的短板。扬长补短是军事文化建设的永恒课题。

(五)今天的冲锋号令

实践证明,军事文化越来越成为军队转型的重要推手,越来越成为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,越来越成为广大官兵的精神家园。在改革强军的新时期,我们应该锻造怎样一种文化,以确保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?

2014年10月15日,习主席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强调:“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。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,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,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。”“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,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,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,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”在这次座谈会上,习主席还深切勉励:“我们的军旅文艺工作者,应该主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”。

半个月之后,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,习主席鲜明提出“打造强军文化”的战略思想:“要结合各部队传统和任务特点,加强军事文化建设,打造强军文化,培养部队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。”此后,习主席视察部队时又多次和官兵们谈起“强军文化”:“要打造强军文化,巩固部队思想文化阵地,坚定官兵革命意志、升华官兵思想境界,纯洁官兵道德情操,引导他们努力成长为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血性、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。”“推进强军文化建设,激励官兵争当训练尖子、技术能手、精武标兵,引导官兵争做有灵魂、有本事、有血性、有品德的革命军人。”

……

打造强军文化,是新时代赋予我们“文化军队”的冲锋号令。能不能走好新时代的“文化长征”,是一张铺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时代考卷。

岁月留声

那一年,军情紧急,来不及多想,也没有机会与亲人告别,就冲上了燃烧的战场。没多久,我头部负重伤,昏迷六天六夜,数月失忆……神志和思维,终于在野战医院,在那首每天都要播放好多次的歌曲《再见吧妈妈》中,渐渐恢复。

再见吧妈妈
再见吧妈妈
军号已吹响
钢枪已擦亮
行装已背好
部队要出发
您不要悄悄流泪
您不要把我牵挂
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
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
……

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
您会看到盛开的茶花
啊
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
是的,我们打胜仗了。猛然间,我想起了妈妈。

开战以来,妈妈一直默默地熬着,等着。两个儿子都在某主力团当兵,都上了战场,她不知道会等来什么样的消息。后来有人告诉我,她和爸爸有一次在街上买了一张报纸,头版载有醒目黑体字标题文章《记英雄八连》,可是他们谁也不敢看。他们知道,我所在的连队就是八连,一个赫赫有名的英雄连。还是妈妈坚强,靠着爸爸为她选的一棵街边树,拉着爸爸的手,心颤抖着开始看报。原来,报上所载,是另一个英雄八连的战斗事迹,不是我所在的八连。父母的心暂时放松了下来,但一想到我和弟弟都没有消息时,心,又悬了起来……

消息终于来了,部队和民政局通知,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负重伤致残,目前在云南前线医院治疗。为此,妈妈设家宴庆祝。姨妈对妈妈垂泪道:“姐,孩子们都伤残了,您还……”“妈妈不由自主地高声喊道:‘活着!孩子们都活着啊!’是的,我们都还活着。可是,有数以万计的妈妈却不能像我的妈妈那样呢。去看望她们的,是儿子的幸存战友们,是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……”



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

■臧雷

这其中,最让我难忘的是,战斗英雄李海欣的妈妈。多年来,老妈妈想起儿子就掉眼泪,眼睛已几近失明。2013年的清明节,我陪她到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。随后,同行的年轻人把老妈妈背上附近的老山主峰。我给她扛了一把椅子,让她坐在那里,听我介绍当时的战场情况。

我告诉她,在她的左前方就是“李海欣高地”。她跟我说,海欣坚守的那

作者小记

臧雷:曾参加边疆作战,执行作战任务60多次,两次身负重伤。在收复老山作战中,担任主攻营营长。1985年被授予“全国新长征突击手”称号。图为《解放军画报》记者林底松在前线拍摄的臧雷画面。

不久,我伤愈归队,并第二次奔赴前线。这一次,我是放声唱着《再见吧妈妈》上前线的。我相信妈妈能听得见,我相信妈妈在远方坚定地为我祈祷。

整整一年,我和战友们破雷阵、闯敌后,查“狼情”、捕“恶狼”。经过四十多次侦察作战行动,我们圆满完成任务。

还来不及洗掉征尘,也来不及回家看望妈妈,《再见吧妈妈》的歌声就再次唱起。军号高亢,钢枪闪亮,金戈铁马,挥师边疆。战友们都知道,这将是一场大仗、硬仗、恶仗。出发前,他们纷纷写下自己的心声:“我毕业于解放军大学英雄系,我是祖国的一匹骏马,妈妈呀,请松开缰绳让我驰骋!”“我是妈妈的处女作,今天,送交《战火青春》编辑部修改!”“亲爱的妈妈,等我走进凯旋门,为您带回军功章。亲爱的祖国母亲,如果我走进纪念碑,定让火红的山茶花在大江南北绽放……”

1984年春夏两季的老山,是燃烧的,是血沃的。我们部队和当地三百各族人民,在极其惨烈的战争环境中英勇作战,收复了老山,孕育了伟大的“老山精神”。

凯旋了,又一次的凯旋了!当我带着再次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通过凯旋门时,那高音喇叭播放出的《再见吧妈妈》高扬的歌声令我热泪盈眶。不由自主地,我回望烈士陵园那数百座新坟,在他们中间,我知道的亲兄弟俩都牺牲的就有三对啊!泪水打湿了我的胸襟……去看妈妈!我要去看妈妈!看所有牺牲兄弟们的妈妈!霎时,泪水和着这心声一起迸发而出……

后来,这心声演变成了“理解万岁行动”,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烈士的母亲献上儿子的孝心。在战友和慈善人士的支持下,我先后走访了十多烈士的家庭,陪同多位烈士母亲到烈士陵园祭奠。

个高地,最后守住了没有?我说,守住了。她说,那就中,那就中……说完她就哭了,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掉泪。当年,李海欣牺牲后,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。家里人把海欣第一笔抚恤金2400元钱,加上自己的积蓄,连同县里的慰问金,在村里办了一所海欣小学。

2017年8月1日晚上,我坐在电视机前,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晚会《党的旗帜下》。当看到情景舞蹈《上甘岭》时,我喃喃自语道:“会不会有《再见吧妈妈》呀?感觉可能会有吧!”还没来得及多想,突然,《再见吧妈妈》的旋律骤然响起,领唱合唱与情景表演《再见吧妈妈》赫然出现在屏幕,一时间,千头万绪涌上心头,我哽咽了,继而,任眼泪流淌……

久违啦,久违啦!歌声里,我仿佛回到了那红土地,那曾经炮火纷飞的丛林,眼前闪现出一张张永远难以忘记的鲜活的面孔,还有我见过的,他们的妈妈!我霍然站起,向着北京的方向肃立,敬礼。许久,许久,《再见吧妈妈》的旋律还在我脑海里回荡着:

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
您会看到美丽的茶花
啊
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
……



艺术长廊

苍穹与大地的华彩

■袁晓芳

5月6日,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、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“苍穹与大地——陈芳桂艺术作品展”在京举办。

这次展览围绕“山河立传,为民族造魂”的主题创作思想,分主题创作、人物攻坚、家山在眼、笔墨寻迹、融古贯今、教学相长六个部分,展出军旅画家陈芳桂的画作120余幅。其中《长城组歌》是采用现代装置、综合材料创作的大型重大历史题材绘画,《沟壑行大地》为巨幅山水画。

长期以来,陈芳桂对军事题材、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探索。他融山水画于主题创作之中,《铁骨铮铮》《韶峰晴岚》等以大块面和遒劲的线条形成富有张力的形式结构,用浓笔重墨勾勒千岩万壑,将山体打造成坚硬的纪念碑样式,在视觉上传递出骨法用笔带来的笔墨厚重感。作品气象雄强、格局开阔,传递出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,洋溢着对祖国河山的诗意表达,凝聚着军旅画家的使命精神和艺术情怀。陈芳桂的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大展中获奖,受到众多专家的高度评价。



长征

第4210期

品画

荷花,花中君子者。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”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,写出了对荷花高洁品格的赞美欣赏之情。事实上,荷花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,荷花品格被众多历史文化名人所钟爱。他们借荷花以言志抒情,或借荷花之品格作为自己为官从政所追求的境界。比如曹植就曾吟咏荷花:“览百卉之英茂,无斯华之独灵。结修根于重壤,泛清流而擢茎。”

在中国美术史上,画荷者众多,如明代徐渭、清代石涛、近现代吴昌硕等,经典作品不胜枚举,尤以墨荷最为出众。当代画家王洪凯创作的这幅《风清荷香》(局部),以笔形、笔性、笔感与墨色、墨层、墨韵乃至干湿浓淡的变化进行意向重组,无论是勾花写茎,还是泼叶点苔,都在寻找黑、白、灰的线面组合与墨色的变幻,洋溢着对荷花高洁品格的赞美。

(侯彦峰)